

中国新实力派  
作家作品文库

# 我们一起 长大

下

WOMEN YIQI  
ZHANGDA

群山  
(土家族) 著

20年呕心沥血之作

重温美好童年 看我少年风采

品土家风味

给力新生活

中国文史出版社

## 下篇 心灵的漩流



## 第一回 依稀醒来存旧梦 炎凉世道有新朋

昨晚是雨夜，今早却是晴天。然而，我和芳月心上，涂满阴霾。带着中考失意的痛苦，肩负亲人们的殷切期望，怀着悲壮心情，我和芳月跟在小哥仁山后面，踏着润湿的山路皮，翻山越岭，去长乐县农业高中，继续求学。

以往，我和芳月看不起长乐县农中——这所全县最差劲的高中，尽管多次从她外围路过，都懒得进去看看。今天，我们终于走进农中。校园很简陋，甚至可以说是破破烂烂，因为还不如永茂中学。5栋瓦房站立在同一平面，围成一个长方形操场。操场上支撑一对破旧的木质篮球架。这是学校唯一的体育设施。厕所地基较矮，设在女生宿舍后面，房顶和操场平齐。

有一条黄绿色彩带斜斜穿过方形操场，正好成为一条对角线。画这条对角线的几何人才是谁？是操场西南角一户高高在上的农户的生猪。这户人家姓吴。吴家地基和学校教室屋顶平齐。他家猪栏怪怪的，竟设在堂屋中一个“陷阱”。吴家木房没有阶沿，正面板壁也没装上，一旦下雨，“井”中就装满雨水，雨水将猪粪稀释成黄绿色的过饱和溶液，从“井”底自然孔道排出，正巧流到学校操场西南角，随着地势

延伸，流到操场东北角。“对角线”散发的“香味”弥漫整个校园。

好在校园不远处，有清澈的五洲河，有细瘦的长美溪。长美溪注入五洲河；沿着其出口上溯，“溪滩”上除石、沙外，多有水草；春天一到，水草尖就开满各色各样的鲜花，美丽至极。因这条小溪与农中比邻而居，又有一个极富诗意的名字，因此农中又叫“长美溪中学”。长美溪中学名为农业高中，实为一所地地道道的普通高中，一直不设农业专业课，因为没有专业老师。进一步说，它是一所地道的理科高中，因为它根本没有条件设置文科班。

在全县绝大多数人心目中，这所高中不过是一个能发高中毕业文凭的单位而已。如果谁在这儿考上大学，就是创造奇迹。然而，我和芳月决心重整旗鼓，东山再起，像太阳融化坚冰一样，坚定不移地创造这个奇迹。然而，其艰辛，其磨难，其险困，都是当时的我俩没有料到的。我和芳月从小溪流入小河，本想继续流向大江大海。哪知，在这里，我俩成为一个回流的旋涡。我们是否可以通过三年冲击，冲出去呢？在这里，我、芳月的思想将从模糊走向明朗。我们将追逐理想，探讨人生，也许会初尝爱情滋味。在这里，我们将度过人生花季。在这人生中最美妙的时光，我们是否会开出最美妙的青春花朵呢？

小哥、我和芳月来到北边一排房子前。其中一间房门框上正中有一块新木牌，黄底黑字——“新生报到处”。三人进去。窗前安置一张书桌，上面堆满文具。桌前坐一个瘦个子中年人，瘦脸、鹰鼻、三角眼，农民打扮，穿着已泛白的天蓝色中山服，对我们微笑。他身后有开水瓶、满墙信袋和报架。报架前又有一个中年男人看报纸，不理睬我们三人；约40岁，脸膛方正，呈“国”字，红光满面，一部络腮胡

子很雄势。瘦个中年人自我介绍：“我姓章，是本校教导主任。”然后问我，“你叫什么名字？”

“谢琼山。”

看报的中年人抬起头，也问我：“你是谢琼山？”

“是。”

大胡子站起身，笑着说：“欢迎你！”又对芳月说，“那你是王芳月？”

芳月点点头，大眼里满是惊奇，突然诡诡地一笑，说：“那您一定是马校长。”

“我们没见过面，你为么子晓得我？”大胡子也惊奇。

我也一惊。在暑假，我就听说去年农中新来一位校长，姓马，在学校施行改革，一扫农中昔日的沉闷之气；最显著的一条是实行奖学金制度，以激发同学们的进取之心；果然，仅一年，此举就受到“上面”和家长们普遍欢迎，得到广泛赞誉。我和芳月中考失利后，唯一的安慰就是听说马校长治学有方，才更坚定东山再起的雄心壮志。这时，芳月答：“听人讲，农中新来一位大胡子校长。因此我一见您，就认出来。”

“你果然聪明过人！今年中考后，县二中不招收县城以西的初中毕业生，说生活难以照顾，而县一中正在考虑是否给你们两个加分录取，我去硬把你们要来了。”马校长哈哈大笑。

我心中凉了半截，沮丧地想：“怪不得不能上一中！”

马校长看在眼里，说：“按成绩，你们在农中是鸡头，在一中是凤尾。‘宁做鸡头，不为凤尾’，你们不反对我的做法吧？”

“本来我们只考那么一点分，人家一中自然犹豫，就怪不得您去要我们。”芳月乖觉。

“我到永茂中学了解过，你们在班上一直拔尖，可惜整个班都考差，你们才沦落到这个全县最差劲的高中。这对你们来说，可能是坏事，但对农中来说，却是好事。我希望你们在这里安心学习，争取考上大学，为我们农中争口气！”

我心中一振，但还是苦笑笑。马校长看在眼里，又说：“只要我在这里当一天校长，就保证为你们创造一天好环境！”

我不知说什么好。小哥搭讪：“校长，说实话，山山和月月成绩一直很好，只不过上到初三，班上出了不少大事，才考成这样。您对学生这么好，不愁他们不努力。只要他们努力，只要您们老师全力支持，我们家长绝不拖他们后腿，他们就有希望考上大学！”

马校长十分高兴，从章主任手中接过一系列文具，亲手为我和芳月办理入学手续，又亲自带领三个安排好住宿、伙食等，最后和我、芳月一道，送小哥走上回家的路，才各自分手。

我和芳月心上感动，却也五味俱全。

校园西边，有一栋一楼一底的“高楼”，楼上第一间是储藏室，楼下第一间是高一班男生宿舍，其余则是教师宿舍和杂物间。高一男生宿舍的开间是女生宿舍的两倍还多，里面紧紧密密地摆放两排双层床，床之间有小得不能再小的走廊。我数数，有8架木床，每架可安置4人，共可容纳32人。每个床位木帮上都贴着白纸黑字的名字。靠西边窗子的上铺床帮贴着“谢琼山、李小华”。我心说：“原来李小华也考

取这儿，而且和我同铺。看样子，他还没来报到。”

已到两位新同学。一个个子瘦长瘦长，脸上长满红疔，在靠东边的窗台上铺，正满面愁容地和一个中年男人说话。我想：“中年人肯定是他爹。”

另一个同学坐在中间一排下铺，白净脸双眼皮，娃娃气十足，穿白的确良衬衣和蓝涤卡裤子。他身边也有一个中年人，也是圆脸，和男孩很像，只不过老去一二十岁而已，穿着很整齐。我心上认为：“这一定也是父子俩。”

娃娃脸父子俩都向我微笑。我回报一笑，眼一瞥，就看见床帮上贴着“田大鹏、王木青”。我心中奇怪：“听说王木青的分数比最低录取分数线还低一二十分，凭么子也来了？”

那个娃娃脸的男生说话柔和，问我姓什么，我说“姓谢”。他说：“你一定是谢琼山。”

“那你一定是田大鹏。”我笑笑。

“你么晓得？”他吃惊。

“这上面不是写的有吗？”我指指床帮。

“那你为么子不认为我是王木青呢？”

“王木青是我初中同班同学。”

“他人么样？”

“我正奇怪呢，平时他吊儿郎当，中考成绩很差，凭么子也考到这儿来？”

田大鹏的父亲说：“一定是拉关系来的。”

“么子叫‘拉关系’？”



“就是说，他本来没考取，但他爸爸或他妈有一点地位或是同这所学校有一定关系，就凭这‘开后门’来读书。”

“是了，他爸爸是区文教组副组长。”我恍然大悟。

“这就对上号了。”

谈论一会儿，我和田大鹏一起，把田父送出学校。临分手，田父对我说：“你是本地人，以后多关照我们大鹏啊！”

我和大鹏手拉手，回到宿舍，就见门边下铺又来一位高个子新生。他平头，脑袋几乎没有棱角，脸色乌黄，嘴唇灰黑；衣裤出奇的短，衬衣下摆勉强盖住肚脐眼，袖口在肘边，裤脚险些囚上膝盖，且都是粗白布，白不白，灰不灰，黑不黑。床帮上写着“王亮、赵列仁”。我看他低眉顺眼，就扯扯大鹏衣角，一起坐下，笑问：“你是赵列仁，还是王亮？”

他抬起头，看我和大鹏很和善，就低声回答：“赵列仁。”

不一会儿，我们仨混熟，都说起中考前后及各自家乡的新鲜事、趣闻等。赵列仁说：“我家境不好，来就是为考大学。你们也一样吧？”

我和大鹏都点头。突然，一个不太友好的声音在门边响起：“说梦话哩！”门边站一人，个头约1米5，头发寸长，拼命竖起，增加些许海拔；马脸细长，眼睛小如黄豆，一只单眼皮，一只双眼皮，下巴尖细尖细，嘴唇极薄极薄，薄到几乎没有；脸色苍白，仅有几丝若有若无的黄。仔细看他，约16岁；粗看，却像30多岁；身材特瘦，穿的衣裤却特肥，上是宽松丝织衬衣，下是喇叭裤。一看，就是个公子哥儿。原来，他就是王亮。他又鄙弃地说：“考到这鬼地方，还梦想考大学？能考学的都在一中和二中，哪里排得上农中？”

我和大鹏不高兴了，转移到大鹏铺上说话。赵列仁奴仆一样地帮王亮铺被。王亮狠狠瞪赵列仁一眼，凶凶地说：“你只带一床被子，还想盖我两床？”他把自己的一床被子对折，铺到床里面，“以后，我睡里面，你睡外面。我垫你半床被子，你盖我半床。”

赵列仁点头，眼中满含屈辱的泪水。

一会儿，田大鹏邻铺来一位新生，脸皮很白很白，皮肤很细很细，中间带些红光；额角较宽较高，头发较稀少，贴住头皮，但乌黑发亮。他的头很有特点，呈一倒葫芦形，上大下小，还有胖胖的夹下巴和一对厚得吓人的红嘴唇，粗看起来很干净，细看却得到相反的印象，因为他鼻眼下竟有一小摊绿色浓液。总之，他白、胖、矮、脏。我习惯性地看他床帮上写的字条——“王仁、吉应学”。我心中一炸。我原以为吉应学分数太低，不会再有资格读书，哪知他也到农中来了；他的臭嘴对我可是一大威胁。我心里别扭起来，表情肯定变得不自然，就拉上大鹏，去河边，谈说一会儿，心里平静多了，又回宿舍，刚到门边，就听一个熟悉的声音嚷道：“我为什么要和这个流氓睡一床？”吉应学的声音。

我心中又一炸，就听一人答言：“你哪么晓得王仁是流氓？”王木青的声音。

“我和他在小学是同班同学——我哪么能和这个流氓睡一床呢？”

“算了吧，这都是老师编好的，你敢不干？”

我脑子稍微清醒一些，就听大鹏问：“你么子了？”

“头有些昏。我们还是到河边走走吧。”

五洲河离农中很近。正当花季的少男少女们常常来到河边，看永恒流过的河水，看身边的沙滩、绿草丛，看两岸的青山、房屋、良田、公路、车辆，立刻有一种幸福祥和的感觉浸上心头。河水一清到底。水中的白石、紫石、红石、黄石、黑石都历历在目。里面的小鱼很快活，一上一下，一左一右，一前一后，姿态优美，悠哉游哉。

春天一到，河滩上的小草绿了，花儿开了，五光十色。小河变得青春明媚。圈圈涟漪，波光闪闪，如清纯少女的眼。炎夏，岸边水草一派繁荣，郁郁葱葱，把小河打扮得更加明艳；水潭则成为大孩子们、小孩子们的乐园；大姑娘们有一个固定水潭，小伙们另有一个固定水潭，小孩子们则在两处打游击；潭中“狗爬”的，扬手的，踩软水的，蹬仰窝子的，花样百出；或“霍”地一下从水中泥鳅般蹿出，你追我赶，欢笑声一片，团团白色水花开放在水面；有时经过阳光巧妙折射，五彩缤纷，比少女多姿多彩的裙幅还优美自然；把汗水凝成的污垢冲洗干净，把心里火气溶化在凉爽的河水；在沙滩上躺一会儿，回时，面白唇红，俨然光洁照人的神仙。

河滩上，石头林林总总，散乱地排在一起，都非常洁净，因为每次洪水一来，就冲刷它们一次；晴天，同学们常常到河边洗衣服，一次就清洗干净，很方便；晾在石上，一天半天就可晒干；阳光下，这里一件，那里一块，花花绿绿，实为一大景观，怡人眼目。随着石头上的衣服不再出现，树叶渐黄，又落下，深秋便到，河水带来阵阵爽人之气。接着是肃杀寒冬；常常是白雪占满田地、山野；林中一片玉树琼枝；好像一切都固定、静止；小河却依然奔流不息，逍逍遥遥奔向远方。每年秋初，少男少女们来自四面八方，在这里云集，就像一

条条小溪汇集到河里；在这里，我们浪漫至极，心里装蓝天，装白云，装大地，装春夏秋冬……

我和大鹏来到河边。芳月正和几个女生坐在净石上谈天。原来是王芙、玉洁和高盼男。王芙看到我，眼中一亮，喜悦地说：“我们又到一起了！”

芳月和高盼男哈哈大笑。王芙和玉洁不好意思起来，偷眼看她们两个，却看见我和大鹏身后多出一个人来。他正对她们做鬼脸，摆手示意她们不出声，然后双手轻轻蒙住我的眼。我知道，按当地不成文的规矩，要猜到后面的人是谁，后面的人才会松手。我猜好几个，都没猜到。后面的人才学女音说：“是啊，我们又到一起了！”

我惊呼：“李小华！”

李小华哈哈一笑。老同学们都很快活。似乎经过一个暑假，男女生之间的鸿沟消失，而且同窗情谊加深。我告别女生们，和大鹏一起帮李小华分担一些行李，一同走向学校。路上，我问李小华：“凭么子高盼男、吉应学也考取了？”

“老班长，亏你当了几年官，连这也不知道！高盼男的爸爸是巨村中学教导主任，吉应学的哥哥是老师，就像王木青一样，他们都是凭这些关系上高中的！”

“高盼男不是说过‘考取农中的话，一定不上’吗？”

“如果她考取，就不会来；现在没考取，自然就可以来了！”李小华哈哈大笑，调侃意味十足。

我们仨说说笑笑，陪李小华去教导处报过名，一起来到男生宿舍。刚到门前，我的脸色肯定又变了，因为我猛然想起吉应学曾给我带来、

还可能给我带来的心灵磨难。就在这时，吉应学和王木青跟来。吉应学从后面蒙住我双眼，大声打几个哈哈，才说：“我们已看见你们的名字，正到处找你们呢！”

见他这么友好，我心里重担才算落地，亲热地和他们叙话。李小华心里冷笑：“以往你们没少打击我们，现在总算放下臭架子了！”

王仁从外面进来，看见吉应学，正要打招呼，就见吉应学皮笑肉不笑，不大爱理睬他，不禁脸一红，赶紧低头，不声不响地走过，又见王木青也似笑非笑地用眼剜他，脸更红，赶紧重又转身逃走。吉应学建议：“吃了晚饭，我们去游泳吧。”

赵列仁正在门边复习初三《语文》，这时闻声抬头对我和大鹏微笑，点头，就见王木青对他写满“鄙视”的神色，赶紧重又低头看书。

一个暑假过去，又能走到一起，无论怎么说，总是一件令人高兴的事，似乎各人之间都尽释前嫌。我们正高声谈笑，就听见一人哭泣。原来，那个瘦高个的父亲要回家，儿子就哭起来。看着那么大一个男生竟哭兮兮，我们都觉好笑。瘦高个不管这些，只顾哭，还拉住他父亲的袖子不放。他父亲解开他的手，安慰几句，硬是脱身走了。瘦高个扑到床上号啕大哭。他叫高武。听到哭声，赵列仁看书看不下去，正不知如何是好——和我、大鹏一起玩吧，又不爱看王木青那蔑视的目光——就听吉应学说：“去看看我们的教室吧。”

一伙人浩浩荡荡跟上吉应学，来到南边一排房子前，看见一溜三间大教室，都是土墙，外面刷有白石灰，和永茂中学的教室没什么两样，都觉得没有什么看头，就一窝蜂回宿舍。赵列仁带着书，满面喜色，迎面而来，走到中间那间教室。门上方贴着“高一班”字样。他

坐到最后一排的门边角落，认真看书。

我、大鹏、吉应学、王木青一行人回到宿舍。一个才到的高个子男生粗粗大大，黑脸，光头，满腮胡须，戴一副深度近视眼镜。他穿着很“上洋”，都是涤纶衣裤，一副公子哥儿派头。原来是县人武部某副部长的儿子，名叫苏学武，已在农中读过一年高一，由于受到记过处分，自觉无脸在原班待下去，就主动降一级，重读高一。不一会儿，苏学武就对我们大谈特谈这个新学校。谈完，兴尽，正无话题时，王木青神秘兮兮地说：“现在我带你们去看一处西洋景吧！”

“么子西洋景？”苏学武一把抓住王木青的衣领。

“今天报到，就有人到教室刻苦学习，你信不信？”王木青附他耳边，讨好。

“走，看看去！”

已到的男生——简贵、褚胜、伍云、狄文、华森、华三吉等，都一窝蜂一拥而去。一伙人来到教室前。王木青挥挥手，示意大伙儿在门边站住，指指教室里的赵列仁，说：“喏，就是他！”

王亮道：“那个穷鬼名叫赵列仁。”

我、李小华、田大鹏也跟来，不禁在心里为赵列仁捏一把汗。简贵蹑手蹑脚，来到门首，像一只猴子。这人脸呈倒三角形，且长，是典型的马脸。其右手有严重缺陷，被烧成一团，像个肉锤子；单独观之，已认不出是手。后来，我们知道，他用这手写字——笔被握在一个很不明显的刚好可容纳一支笔杆的唯一丫把里，支架是拇指桩和掌部。他却会打一手好篮球，往往左冲右突，巧妙地奔到篮下，左手带

球往上一甩。篮球轻擦篮板，十个有九个进网。这时，他把这一手聪明活计全用在下面的行动上——左手捡起一颗拇指头大的石子，以投篮的准头，砸到赵列仁头上，然后轻手轻脚退回，吃吃怪笑。褚胜见了，手也痒起来，学简贵的样子，走上去，活像一只猫，扭手扭脚，扭出一副十足的女人样。他中等瘦个，脸形周正，只是一双厚嘴唇乌黑乌黑，翻翻卷卷。他脚上穿的竟是女式半高跟花布鞋。这时，他见赵列仁仍沉浸在书本之中，也捏颗小石子，狠命投去，一下不中，又投一颗……

赵列仁看书看得入迷，突然脑袋上有一处脆疼脆疼，才渐从书中醒来，头上又有一点开始疼痛，同时瞥见一个小东西掉到地下，低头。一粒石子。门边，一群人哄然怪笑。窗前，伍云和狄文正吃吃怪笑。本来，他俩也像赵列仁一样，是穷困人家的孩子。伍云瘦中等个，脸色苍白如纸；一看就知他贫血；小脑袋尖尖，上面盖一层细而疏的黄卷毛；嘴皮厚而翻，乌红。狄文瘦矮个，约1米49，一只眼睛总是斜视，白多黑少，似乎总在仇视别人。他俩穿的旧衣服吊到半天上，如赵列仁的衣裤一样短；新缝的衣服则像长衫，以便多穿几年。他俩竟然也瞧不上赵列仁。门边最前面站着王木青，自以为立下奇功，正得意忘形地笑。赵列仁明白过来，突然把书本一摔，狠狠瞪他们一眼。简贵凑上去，嬉皮笑脸地说：“赵列仁同学，你真认真啊！真是我们学习的好榜样啊！”

赵列仁捡起书本。屈辱的泪水大颗大颗从他脸颊上滚落。简贵又满带调侃意味地说：“噫，为我的表扬感动得掉泪啦？哦，不是，是不是爸爸走了，伤心啊？都这么大的人了，还赶大人的路啊？”

大伙“哄”的一下，又笑。赵列仁想到自己家贫，是自己背着行李一路问来，不禁更加伤心，捂着脸，分开人群，跑回宿舍。我气得不行，说：“你们也太不像话了！他认真学习，碍你们么事？你们都这么损弄他！我们从全县各个角落走到一起来，容易吗？”

“你是哪个？真是狗咬耗子——多管闲事！”简贵立即凑上嘴脸，嬉笑。

王木青说：“他是我们的老班长——谢琼山！”

简贵道：“那是你们的谢大班长，不是我们的，凭么子张口就训人？”

突然，一个洪亮的声音在人群外响起：“你是哪个？你张狂什么？告诉你，谢琼山将是你们班长，而且这时我就宣布，谢琼山还是你们室长！”

大胡子。有同学认得，忙小声对旁人说：“啊，是马校长！”

简贵立即住口，低下头，一副十分温顺的样子，眼珠一转，就来到我面前，貌似诚恳，道：“班长，我错了，不该这样对待赵列仁。”

马校长这才转怒为喜，转身离去。苏学武、王亮看着简贵，鼻子里直冒冷气——这个没骨气的东西，刚才在赵列仁面前像只猛虎，转眼在马校长面前就像只讨人喜欢的小猫！王木青、褚胜、伍云、狄文看苏学武鼻子里直冒冷气，也对简贵冷笑。简贵看马校长走远，又开始硬气，在后面直“呸”，也不知他“呸”谁。

晚上还好。同学们新来乍到，大都谈笑和气，彬彬有礼，温文尔雅。只有王亮像只猴子，瞧瞧这个，瞧瞧那个，一副居高临下、看人不起的样子，仅仅对苏学武和一个叫曾勇的表示友好。虽然王木青常



常羡慕地看他，他也瞧不上。大伙中，最文雅、最有礼貌的当属褚胜，说话轻言细语，一说一脸笑，亲切感人，很有吸引力。其次是狄文、伍云。我看他们如此，认为白天他们不过是和赵列仁开开玩笑而已，也就放下对他们的厌恶，反与他们亲热地交谈。他们仨是一个区里来的老乡，只不过褚胜在一个中学毕业，伍云和狄文在另一个中学毕业；而且，伍云和狄文的家在同一个小队，两人从启蒙时就同班，一直是好朋友，总是形影不离，常常手挽手进进出出，就像穿着同一条裤子。